

女生

柯琳丝 著 ● 谢瑶玲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女生私

●〔美〕朱蒂·柯琳丝 著

●谢瑶玲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私 生 女

[美]朱蒂·柯琳丝 著

谢 瑶 玲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125印张 2 插页 420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5329—0141—6/I·122

定价 3.95 元

1

斐薇快步冲过前厅，醒目的红色雨衣裙裾飞扬，在电梯门关上之前的一刹那，她设法挤了进去。她气喘吁吁地想要把条纹花伞折叠起来，以免雨水滴到周围拥挤的人群，但是挤满了人的电梯却使她动弹不得。

要是她早一点来，就可以免除挤电梯的苦恼，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九月这个下雨的早上，想要找到一部空计程车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她只有在麦迪逊大道上搭乘慢吞吞的公共汽车，再从五十七街跑步过来。她全身湿漉漉的，小心地扭动颈子，环顾周围的人。有没有人会在十楼以前出去？她意识到，大概是没什么指望。卡内基办公大楼这部古老而吱嘎作响的电梯，上升速度缓慢，电梯内有种紧张而惶恐的气氛。除了电梯操作员外，这个窄小的空间里挤满了沉默不语、而又心情惶恐的小姐。毫无疑问，她们每个人都自信无论是在她中学之时，在她的家乡中，或在她所在的那一州内，她都是最美丽的女孩。

这趟电梯也就是她们踏向多年梦想的目标的最后一步。她们即将接受蓝尼公司的面试；这是全世界最有名，最具权威，也最有势力的模特儿代理机构。斐薇感觉得到环绕在她四周那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焦虑和期盼，不禁闭上眼睛，祈祷电梯快点到达十楼。

“凯西问我你来了没有。”电梯操作员的声音大得足以让每

个人听见，他对斐薇说道，“她在楼上等你。”

“谢谢你，哈利。”斐薇觉得周围的二十双眼睛立即在一种敌意的憬悟中全都转向她，不由地将颈子更缩进衣领内，恨不得消失不见。她的两边侧面都被仔细地加以评估，那些女孩的目光由她的前额直扫到下颚，但未发现任何瑕疵。她们在她身后打量她的高度，颇为沮丧地注意到她并不比她们任何一个人要矮。既使站在最后方的女孩，也不致被拥挤的人群完全遮挡，而看不见斐薇那一头蓬乱的红发；那抹耀眼出色的红，一看就知道是天生的。

斐薇受检视之时，电梯里鸦雀无声。

站在斐薇右侧的女孩问道：“你是个模特儿吧？”掩不住指控和嫉妬的语气。

“不是，我不过是在那里做事。”斐薇察觉出电梯内的气氛为之一松。她又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也不再受人注意了；为此她庆幸地挺直了背脊。电梯门在第十楼一打开，她便冲向走廊，头也不回地跑进蓝尼公司。

她很清楚在她身后的那些女孩将要做些什么。她们将会排入半个钟头前即已形成的队伍等待初次面试。自斐薇的外祖母玫琦·蓝尼在四十多年前创立蓝尼公司以来，每周有三天早上举行这一类的面试。每年接受面试的数千人中，只有三十个人可以脱颖而出。

斐薇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心想或许电梯里有一位女孩会得到微乎其微的机会而通过面试。说不定其中的一个有挂在公司里每个人口中所谓“闪亮”的特质。当她推开那扇挂有“妇女组·组长”告示的房门时，她不禁想着：她们又怎么知道单有美丽是不够的呢？

斐薇的助手凯西·欧格提诺，坐在椅子上翻阅着下一期的

时装杂志样本，这时蓦然抬起头来。个子娇小，有一头卷发的凯西，芳龄二十五，比斐薇要大几岁。

“看你一副被骑警队通缉的样子。”她咯咯笑着，觉得斐薇的表情挺逗趣的。

“我差点透不过气来……刚刚同一大群面试的女孩搭同一部电梯。”

“谁叫你迟到。”

斐薇温和地反驳道：“我又迟到过多少次了？”她脱掉雨衣，松了一口气，在她的位子上坐下，又拉掉湿漉漉的靴子，把裹在黄绿色紧身衣内的双腿搁在桌子上。下雨时她从来就不讲究衣着，今天她穿的是一件桔红色的高领毛衣，和紫色斜纹软呢长裤。

“很少，”凯西承认道，“不过用不着道歉，你并没有错过本周的紧急事件。”

“紧急事件？”斐薇透过办公室的玻璃门望向外面，红色的眉毛询问似地耸高。她所看见的每一处都保持正常状态，数十个秘书正持着电话交谈。只要电话没有故障，蓝尼公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紧急事件。

凯西说：“珍妮的麻烦。”一脸严肃的表情，令人不禁焦躁。

“又来了！”本来已开始在桌上的记事本上涂鸦的斐薇，用力将铅笔放下，就象一个不耐烦的法官敲打着他的槌子似的。“我上个礼拜已经警告过她，她竟然又惹麻烦了？”

“昨天《市集》杂志约了她——亚瑟·布朗要为她拍照。她的服装设计师宝玲，今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来，简直就是发紫了——”

“你知道发紫就是表示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吗？”斐薇急

忙打断凯西的话。她不希望珍妮最近的麻烦事将她已经出师不利的一天完全地破坏掉。珍妮是蓝尼公司拔尖的模特儿，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再添加什么简单易记的姓氏，因为她是全世界最迷人的金发碧眼女郎，美的无与伦比；没有任何“如果”、“以及”或者“但是”的美。珍妮是天生丽质，令人无从否认的。在斐薇所认识的模特儿中，只有她对自己的容貌完全满意，自知是十全十美，也因而使人难以忍受。

“我是说她气得脸都发紫了。”凯西继续说，“昨天珍妮比预定时间晚到半个钟头。迟到既然是她的惯例，这也倒不成问题。她的头发脏兮兮的，这也没有问题，因为设计师帮她洗了。她侮辱化妆师，但他原谅了她，因为他对受辱差不多已经麻木不仁。然后她说她没有吃午餐，所以无力工作，他们便叫东西给她吃，叫了三份不同种类的酸乳酪，最后才算使她满意。接下来她和她的私人占星学顾问用电话聊了半小时。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可以忍受。叫宝玲气得发紫的是，在她们和珍妮周旋了老半天后，《市集》还是没有拍到照片。她不让她们为她剪头发。”

斐薇霍地站起身，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灰色的大眼睛因气愤瞪得更大。“珍妮明知道那是美容讲座专栏。她知道她的头发得剪掉两吋——这是整个专栏的主题。该死！下一季流行发型的不同之处，就是短了两吋——上个月她接受预订时，我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对她说过了。”

“啊，但是我们的珍妮改变主意了。你知道，她的占星学家告诉她说直到太阳和海王星的位置重叠以前，她不可以有认识改变。”

“就这样了！请珍妮走路吧。今天我就要取消她的合约。”

“哦，斐薇……”凯西呻吟了一声，想着接下来三个月珍妮

已经排定的许多预约。

“不行。珍妮象这样给公司难堪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如果我由着她去，怎么要求别的女孩自爱而且又尽心工作？”

“你和她解约，明天她就会为福特或威娜工作”。凯西严肃地警告道，“为了得到她，有许多人宁愿容忍一切——珍妮是独一无二的。”

“错了，凯西。早晚总会有另一个珍妮出现的。”斐薇平静地说，“但是蓝尼公司只有一个。”

“说得好，说得有理。不过，你不先和玫绮谈谈吗？”凯西问。

“玫绮！”斐薇惊讶地说，“她今天不是不在吗——星期五了呀。”她外祖母惯于在周末出门度个长假，这期间公司的事务由斐薇全权负责。

“她跟我说雨下得太大，所以还是明天到乡间去。”凯西告诉她，“老板在她的办公室里。”

“我当然要把珍妮的事情对她说。”斐薇深思地说，“还有别的紧急事件吗？”

“只有一件你无能为力的，彼特正在修理。”凯西说的是每个礼拜总要费两三天为他们修复上百支外线电话和数十只内线电话的电话修理员。“有一个秘书的电话和别人的电话错了线——她接到的是打给一个心理医生的电话，他则接到打给我们的。她叫每个人好好哭一场，洗个冷水澡，吃两颗阿斯匹林……然后祈祷。”

“反正是有益无害。”斐薇说着，推开办公室的门，往角落那间大办公室走去。许久以来，玫绮·蓝尼就在那间办公室里统治了整个时装模特儿的世界。

有些美女年华老去后仍高雅动人；有些则依恋过去的某段岁月，设法保住那时的容貌，却改变不了逐年老去的事实；还有一些则骤失美貌，使得见到她们的人只有扼腕追忆。玫绮·蓝尼则真是驻颜有术。由二十呎远外的地方看她，她仍是那个曾是全蒙帕内斯街最可爱的画家模特儿的十七岁少女。站在十呎距离之处她显然是全纽约最雅致的女人，苗条的身体蕴含着无限热情，是数代妇女费力追求的。与她正面相对，仍然料不到她已有六十好几，因为她的风韵之动人，根本使人无暇去思及年龄了。

“玫丽！真遗憾你的乡村之行要延迟……达西很失望吧？”斐薇冲上前亲吻她的外祖母，以她真正的名字称呼她，显得格外亲昵。

“他有点不高兴，但后来他又打电话给赫博·梅耶，两人约好在‘二十一俱乐部’共进午餐，随即又快活起来了。”玫绮拥着她，回答道，“昨晚收音机说要停电了，所以我不想外出……打算不顾我著名的甜美气质，藉着烛光在家里到处乱撞，并且在火炉上烤条热狗吃。”

“我还以为你会更浪漫的呢……又一个幻想消失了。总之，我倒很高兴你在这儿。我决定和珍妮解约……”斐薇望着玫绮的脸上交织着询问和决心。

“我也在等着看这件事会不会发生。早在三个月前露露就和我打了赌。”

斐薇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登记组组长，也是玫绮亲密好友的露露，对于珍妮难以预料的行为一向没有任何表示。

她问道：“谁赢了？”

“当然是露露。五年来我和露露打赌从来没有赢过。不过……总有一天……”玫绮咧嘴笑了，耸了耸肩。她心想，在这个

阴郁的早上，斐薇显得格外迷人，穿着一身配色狂野的衣着，还有那双绿色的脚。她的名字取自“斐薇艺术学院”，那里的每一个学生一定都会为她倾倒。事实上，玫绮认为没有一个男人会不为她着迷，虽然她不愿当面告诉斐薇。并非她爱虚荣，而是这样的夸赞听起来就象一个外祖母的正常的偏爱。这几十年来，玫绮在这个挖掘美女的世界里拥有一双最锐利的眼睛，她深深庆幸斐薇并不想当个模特儿，她可能成为这一行中的佼佼者——甚至凌驾珍妮——但玫绮从不希望她选择这个行业。

“几点了？”斐薇突然问道，“我把表忘在家里了——都是因为匆匆忙忙穿衣服的关系，我又不愿放弃安琪为新口味酸乳酪所拍的广告片。”

“快十点半了。”

“好，正好赶上时间，我打开你的电视机吧？”斐薇指了指那部玫绮用来收看由公司模特儿广告的电视机。“或者你要是很忙的话，我可以回我的办公室看。”

“不，留下来吧，宝贝。我也想看看，况且，我今天没什么事。我听说安琪正和那些业务经理晤谈……她和你所想像的一样棒。”

斐薇打开电视机，在玫绮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两个女人的目光都转向荧光屏，望着安琪在短短三十秒钟内设法使得屏幕前的观众相信酸乳酪也可能是精心制成的食品。

广告播毕后，她们握手互贺，欢声而笑；笑声里有种愉快而悦耳的颤音，使得听到的人往往驻足倾听，并且意犹未尽。

“你把安琪调到大会议室是对的。”玫绮说：“那个广告会永远播下去。”

“我想像得出她试着决定要买一幢公寓房子或是一群牛的情形。最后她说不定想要买只美洲虎。”

斐薇正想伸手把电视机关掉，荧光屏上却打出了“新闻快报”几个字，于是她缩回手让电视机开着，她想看看是出了什么事。一位女播音员出现了，象连珠炮似的报道一则消息。

“被认为是现今法国最伟大的画家，乔林·米罗，今天因肺炎死于他位于法国南部的家中。米罗享年七十五岁。他去世时，他的女儿娜汀·达玛夫人随侍在侧。详细情形请收看今天中午的新闻报道。”

斐薇和玫绮都没有移动。在另一段广告播出之时，她们两人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玫绮突然站起身，关掉了电视，斐薇却仍然一动也不动，目光黯然。玫绮走向她，倾身向前，伸出双臂环抱着她的肩膀，将那颗红发蓬松、不曾稍动的头揽进胸前。

“上帝，上帝，竟然这样听到了他的死讯。”她低喃着，轻轻摇着倚在她臂弯里的斐薇。

“我没有什么感觉。真的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应该有所感觉的，是不是？”斐薇的声音是那么轻，就连玫绮也几乎听不见。

“太突然了……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定会有。”有一会儿她们两个都默然无语，彼此相拥，对五十七街传来的一声交通警笛置若罔闻。乔林·米罗死了，对这两个女人而言，时间猝然停止了；她们两人都曾深爱着他。

玫绮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镶框照片。在震惊之余，她们两人同时望向照片中的黛蒂；她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时装模特儿，是玫绮的女儿，乔林·米罗的情妇，也是斐薇的母亲。

最后玫绮那种法国人讲求实际的天性压制了一时澎湃的情绪，也使她想清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她放开斐薇，站起身来。

“斐薇，丧礼……你该去参加。来吧——我陪你回公寓

去。我会帮你收拾行李。让凯西帮你把机票订好。”

自从听到那则新闻之后，斐薇这才第一次移动。她走向一扇窗畔，隔窗凝视着迷濛的雨雾。当她开口对玫绮说话时，并没有回过头来。

“不。”

“你说‘不’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不，玫丽，我不能去。”

“斐薇，你是一时震惊无措。你父亲死了。我知道你已经有六年多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但他的丧礼你当然是非去不可。”

“不，玫丽，不，我不去。我不要去。我不能。”

2

繁华、浪漫的巴黎，那是一九二五年五月的某个星期，每个巴黎人都相互同意自他们有记忆以来，还没有看过栗子树的乳白色小花开得象今年那么盛。但是他们有相当多闲谈的话题，以至很少有时间驻足观赏白天的盛景，和繁星闪烁的夜空，因为这个举世闻名的首都的艺术界、时装界和社交界，从没有任何时期象现在这么丰饶蓬勃。

那个五月的早晨，香娜正在她的工作室里忙着创出第一套黑色小套装；柯立特正在为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甜心之死》做最后的润饰。年轻的海明威和半瞎的詹姆斯·乔伊斯在黎明时分便一起外出饮酒，而前一夜在巴黎俱乐部里，蜜婷洁娣再度证明了歌舞的世界是属于她的。卡迪尔兄弟买下了全世界最不寻常的项链；那是三串花费两世纪时间所采收的最完美的粉红色珍珠——许多人一直都在猜测它们会落入谁的手中。

玫绮·蓝尼站在蒙帕内斯区瓦凡交叉路口的街角上，对那串珍珠项链毫不在意。她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第二份早餐，那是她刚花了四生丁从一个小贩那里买到的一小袋炸洋芋。她到巴黎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十七岁的她，离开故乡都尔到这里来闯天下，发现这是一件令人饥肠辘辘的难事。

她伫立在街角，仿佛人行道就是她的地盘似的，身材高挑，四肢修长，显然全然不知她的脸和衣着有多么的不相称。

来往于修密叶大街的行人往往忍不住多看她两眼。她穿着时髦的海蓝色过膝褶裙，白色皱绸上衣，低腰处系了一条腰带，看起来有点男孩子气。

但在那个无论是贫家女还是富家女，上街都得戴帽的时代，她却戴着帽子，素净的脸上也没有浓妆艳抹，描眉画眼，象当时各地妇女一样，争相把自己打扮成洋娃娃的样子。她那种强烈的个性美，是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后才大受赞赏的。她的皮肤白皙，颧骨高耸，傲然的长颈子象战旗般挺直。

那时期的女人都剪了短发，她那头杏仁果酱似的红发却直长闪亮，而她那两道没有修过的不入时的粗眉毛，几乎是分得太开了。她的眼睛又大又亮，眼白清明，虹彩是黄绿色的；象帕诺草原上还未被水浸润的那种草的颜色。玫绮的嘴丰满且线条分明，是她脸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她的招牌。

当玫绮懊恼地嚼着最后一块炸洋芋时，她看起来就象是一只走进微风中的大黄猫。她那种充满自信的站姿，使人看不出她竟是那么年轻，但她的皮肤柔软得一如婴儿掌心，而在她那又直又挺的鼻梁上，还有几颗淡淡的雀斑。

玫绮掏出手帕拭净双手，张望着这个十字路口。她站在瑞培大道路口。过了宽阔的马路，就是德兰贝街。由她所站之处看来，其他各条街道似乎都是下坡路。她觉得自己象是位于一处中心地区的小山丘顶上，似乎这个十字路口是个大城的主干，自成系统。她一仰头就可以看见清新暖和的春季蓝天，交织着栗子树的树枝。但是前途毫不乐观。空气中充满了活力，就连鸽子也显得忙碌不休。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迫不及待地赶向他们神秘的目的地。

哦，她心想，她多想把巴黎放进嘴里咬碎，嚼着嚼着，直到她拥有这个城市，这个塞满了各种宝贝的藏宝箱。她不耐烦

地变换了一个姿势，急于“开始”，敲着高跟鞋跟，东张西望，试着看进每辆驶过的计程车内，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以致不曾注意到一大群人逐渐向她围拢过来，直盯着她瞧。这一群人的成员颇奇特：穿着便宜衣服的年轻女人，戴围裙、穿拖鞋的老妇，抽着烟的老头儿，被母亲揽在怀里的小孩，以及应该是上学年龄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全都耐心地等着，使玫绮自觉象是一匹紧张不安、站在起跑线上的小马。

他们逐渐形成了以她为中心的一圈，相互轻轻推挤，注视着眼前的陌生人，谈话声也消退了。

一个年约三十五岁，身材丰盈的女人问道：“你在等人吗？”

“我希望是的，夫人。这地方没错吧？”

“那得看你指的是什么地方。”

“模特儿市集？我想成为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应该是在这里等吧？”

“就在这儿。”一个十二岁的男童颇感兴趣地望着她。“我，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第一次被画时甚至还没出世呢，”他吹嘘道，“因为我妈在怀我的最后一个月时就是模特儿。”

“闭嘴，笨蛋。”他母亲说着，将他拉到身后。

“你不是模特儿。”她责备玫绮。

“模特儿市集”是大约七十五年前始于蒙马特区的制度，当时职业模特儿聚集在皮佳尔广场喷泉四周，等着被雇用。随着画家们迁往蒙帕内斯，模特儿也都跟了过来，仍然在每周一早上站在街头等待工作。

这一行是全家人世代相传的，玫绮显然是个业余者，但她的外貌却会被任何一群职业模特儿所嫉妒。

“只要有人出钱画我，”玫绮反驳道，“我不就是模特儿了

吗？”

“你以为这么简单，是吧？我的小姐，这是一种很累人的工作呢。”

“很好。”玫绮坚决地说着，将双手插进裙子口袋里，站得笔直；她脚上那双紧紧的新鞋使她感到自信。

聚在人行道上听着这段对话的模特儿们，突然都退了开来，转头注视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她穿着贴身的衣服，黑色短发上戴了顶碧绿色的帽子，两手各挽着一个倾慕她的男士沿街走过来。她一看到玫绮，便以锐利的眼光打量着她。她讶异地耸高双眉，然后又无谓的耸耸肩。“这就是最近由乡下来的那种野蛮人，是吧？那竹竿显然没有见过剪刀。说不定她连肥皂和水也没听说过……这里有很浓的农舍气味。”她轻蔑地大笑，假装没听见她所引起的窃笑声，消失在街尾。

玫绮愤愤地问：“那个……人是谁？”

“那是蒙马特区的琪琪，你连她都不认得吗？她才是个模特儿——是我们的皇后。”那女人乐于强调玫绮的无知。“所有的人都认识琪琪，琪琪也认识所有的人。你呀，真是少不更事。”

玫绮正要答话时，觉得有只手落在她的臂上，猛地拉她转过身去。“看我们找到什么了？”两个男人盯着她瞧。说话的那个个子比她矮，穿着时髦的上衣，烫得平整的长裤，在他的领带上别了一只领带夹，头上斜戴了一顶草帽。他的眼睛小而锐利，咧嘴而笑时露出发黄的小牙齿。

另一个男人靠着一颗大树站着，身躯就象树干一样壮硕。他眼睛和海水一般蓝，目光胶着专注。他有六呎四吋高，有种狂野却高贵的气质，因为不曾沾染到半点市侩气而令人加倍惊奇。他就象一个登山者，站在他所征服的山顶上俯视下方的世

界。他那颗美好的头颅傲然地高倨在粗壮结实的脖子上，额头宽阔，鼻梁挺直有力，嘴巴颇宽。他的头发是暗红色的，卷曲凌乱。当他评估地注视玫绮时，神态仿若英勇善战的古代骑士；虽然他穿的是棕色棱条花布工装裤和敞领圆衬衫。

“米罗，”那个矮个子男人对他说，“你觉得怎样？”他伸手托着玫绮的下颚，慢慢地将她的头转向另外一边。“很有趣，吭？眼睛——最奇怪的颜色。这张嘴更是与众不同，只是一丝残忍，你说呢？范登金也造不出这个颜色。”他用拇指和食指揉搓玫绮的头发，仿佛那是商店里的布料。“嗯——至少她的头发很干净，而且没有剪短。”

玫绮愕然僵立。她这一辈子还没有让男人这样碰触过她。在本能的自卫中，她瞪着一件中性物品——被那个高个子男人象夹书一样夹在他腋下的三把韭菜。当那个矮个子的手指拉开她耳畔的头发以检视她的轮廓时，她向前跨了一大步，伸手抓出一根韭菜。她把韭菜送到嘴边，用力咬成两段，韭菜的绿色长叶子掉到人行道上。穿着时髦的那个男人——伟丁·列伦，一般称他为“伟伟”——放下手，望着她咀嚼。她又咬了一口。

乔林·米罗说：“你至少该说声‘请’。”

“你到动物园去看动物时，也必须喂食给它们的。”玫绮回答，她的下颚有力地移动。米罗没有笑。

“米罗，”伟伟下定决心，说道：“我要带她到学院里面，看看她怎么样。来吧。”他示意玫绮跟随他走进才离几步远的晓明美术学院。

玫绮问道：“怎么？你不是已经看过我了吗？你还想要什么？”

那个男孩煞有介事地说：“他想要看你的乳头。”

她不知所措地问：“在那里面？现在？”